

《我的奋斗》再版引风波(下)

◆ 龚灿 编译

最初,《我的奋斗》并不被上层中产阶级和左翼人士所重视,甚至被贬斥为“可怜的废话”、满“是虐待狂似的胡言乱语”,就连作者也沦为笑柄。但是不久以后,希特勒的对手终于认识到了该书的爆炸性影响力。社会民主党弗里德里希·克尔纳 1944 年 12 月 12 日在日记中写道:“希特勒并不是个卑鄙的人,在《我的奋斗》中,他很坦率地暴露了他最隐秘的想法。”

不可否认的是,《我的奋斗》并不好读,希特勒的写作风格到今天感觉已经过时。他的文字充满了古怪和奇异的隐喻。他喜欢用外来词,喜欢重复叙述和使用最高级。他不断谩骂他的敌人,称他们为“奸商”、“狡诈的凶手”、“投毒者”、“沾沾自喜的小男人”、“流氓”等等。希特勒曾在 1924 年表示,“我不是作家,我写得不好。”即使是效忠于希特勒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曾如此评价:“这本书感觉很诚实勇敢,但是风格有些令人难以接受。”

《卫报》文章称,希特勒的文字中充满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常见的文学典故和思想理论,他侵占了军事理论家卡尔·冯·克劳塞韦茨的成果,他的奋斗式语言源自 19 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。《纽约客》杂志称:“整本书都是些言过其实、难于理解的句子、历史细节以及杂乱无章的意识形态,新纳粹分子和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避而远之。”

仍是一本“危险之书”?

过去 90 年来,《我的奋斗》一直被视作纳粹主义的经典,鉴于其后果,该书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书。历史学家伊恩·克肖说,《我的奋斗》奠定了希特勒神话的基础,勾勒了希特勒直至 1945 年去世之前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。希特勒的传记作者、伦敦大学犹太大屠杀研究中心创始人彼得·朗格里希认为,希特勒从这本书开始就始终将空间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,要毁灭苏联和反犹太



■ 法语(左)、芬兰语(中)和丹麦语(右)版本的《我的奋斗》

主义,最终这些妄想观念导致了战争和大屠杀的双重毁灭性灾难。

有评论认为《我的奋斗》是一个“邪恶圣杯”或“潘多拉魔盒”,最好是永远别打开。慕尼黑以色列文化学会会长夏洛特·克诺布洛赫警告称,一旦它被重新打开,就再也不能关上。克诺布洛赫似乎是在暗示,《我的奋斗》的再版可能使德国遭遇无可控制的威胁。也有一种浅薄的观点认为,《我的奋斗》的再版进一步加剧了当下大量难民涌入德国造成的政治紧张局势。

2015 年 BBC 制作了一档“出版还是焚毁(Publish or Burn)”的节目,节目制作人约翰·墨菲称,《我的奋斗》仍是一本危险的书,“在历史上希特勒是一个被低估的人,人们也低估了这本书。”1936 年,墨菲的祖父首次将这本书完整地翻译成英语版本。“尽管希特勒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写了这本书,但书中的很多内容都已实现,如果人们当时能够更多地关注它,可能就会意识到其中的威胁。”

巴伐利亚州文教厅发言人路德维希·昂格尔说,“这本书造成的后果曾是数百万人被杀害,数百万人遭受虐待,世界各地被战争波

及,我们应牢记这一点,在阅读某些段落时,标注恰当的批判性历史评论。”“在我们看来,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具有煽动性,假如这本书落入不法之徒手中,会十分危险。”2014 年 6 月,由各州司法部长组成的德国国家小组一致认为,应采取措施阻止“无注解的”希特勒《我的奋斗》的传播,即使它的版权保护期已过。

但《我的奋斗》在当下究竟有多危险呢?是反伊斯兰团体 Pegida 为他们的煽动找到了新素材?还是像比约恩·霍克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用《我的奋斗》来证明他的生物种族主义?抑或是占德国总人口 20% 的潜在反犹分子会立即开始援引希特勒的著作?

出版者当然知道《我的奋斗》可能存在的危险,也并不加以否认。“《我的奋斗》部分内容仍然可以被今天的激进右翼分子所利用。”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斯·维尔胜说。有一些极右翼分子反复引用希特勒的书以使政治暴力事件合法化,或是以此证明“犹太渴望全球统治”的神话。

尽管如此,维尔胜仍然坚决捍卫当代史研究所的出版项目,《我的奋斗》是一项有突出价值的研究灾难历史的作品,没有任何作

品可以更能揭示出希特勒的妄想世界。他表示,再版带有专家讲解的《我的奋斗》旨在“打破这本书的神话”,揭示希特勒如何用半谎言半真相编制出新的所谓“真相”,注释版也可削弱该书对纳粹主义的宣传作用。

事实上,《我的奋斗》自二战以来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流传。在印度,《我的奋斗》被作为商学院学生学习现代化管理的入门书籍,还经常出现在印度畅销书排行榜上;在日本和土耳其,《我的奋斗》出现了漫画版;在以色列,这本书有用于研究的希伯来语版本;在德国,不仅可以在极右翼网站上找到《我的奋斗》纯文字版,在二手书店也能发现其踪迹;在美国,有希特勒题词的自传版本可以拍到五位数价格,而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则将销售《我的奋斗》的收益悉数交给慈善机构……尽管如此,法西斯主义思潮并没有形成风潮。因此也有很多观点认为,“希特勒自传的再版会在一定程度上煽动新纳粹主义的复苏”是不准确的。

从 1925 年到 1945 年,《我的奋斗》已经卖出了 1200 万册,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这本书呢? 1945 年的调查显示,约五分之一的德国人当时完整读过这本书。战争结束后,许多人将其烧毁。也有传闻说,在物资短缺年代,《我的奋斗》常被用作卫生纸。当代史研究所历史学者曾援引美国在战后的民意测验,据调查,1946 年有 7% 的受访者自称读过全本的《我的奋斗》,有 16% 的受访者表示读过部分内容。

德国文化历史学家、《世界报》高级编辑斯文·菲利克斯·克里尔霍夫称:“《我的奋斗》特殊性在于,1945 年以来该书一直被禁,人人都知道这本书,却不知道书的内容是什么。它的神话在于它被禁,被认为很危险。”而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文章指出,“要防止年青一代滋生纳粹萌芽,最好是让他们公开面对希特勒的言论,而不是让希特勒的言论在非法的阴暗环境中滋生。”

摘自《看世界》2016 年第 3 期

金石铁笔仁者寿——高式熊传

潘真

25.为社区作奉献

在高式熊整天奔走忙碌的事中,有一大部分是为社区作奉献。很多人看不懂,他这么大的名头,又这么大的年纪,完全可以在家颐养天年,逢特别重大的场合才露面,凭什么还要为那些小事分心劳神啊?而他现在扮演的,简直就是社区志愿者的小角色。

高式熊身为西冷印社名誉副社长、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,同时也是基层的静安书法协会会长。2001 年 3 月,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学校开学,年届八旬的高式熊欣然担任这所最基层的业余学校的兼职教师。换了别的名家,也许不愿这样“有失身份”,可高式熊的原则是,只要对社会有益的事,他都来者不拒,即使没名没利,他也愿意赔上珍贵的时间、精力。再说在业余学校教书法,能普及传统文化嘛!

上世纪 80 年代,中国掀起学艺热,就有一批这样的名家不计报酬在基层授课。学艺青年中,有个叫夏宇的,后来撰文回忆了与高式熊的“一课之缘”:有一次下大雨,他的老师没来,各班学生也很少,学校让大家自由到有老师的班里听课。他走进一个教室,只见老师高式熊独自坐在讲台边等学生,他就在对面坐下,一起等。等了许久也不见有同学来,老师就说:“今天可能没有其他人来了,就我们俩了,我们开始吧。你有什么想问的?”他一开始很拘束,不敢说话,后来老师让他拿习作出来,很仔细地看了,告诉他要学习吸收传统的东西,又对他的印稿作了评点,也肯定了他的长处,接着讲起印学知识……大名家与只有一个学生的一堂课,叫人终生难忘!

南京西路街道招商引资,需要拿高老的字当礼品。去求字的忘年交陈标对毛笔字没有概念,一开口就是“50 张,每张四个字”,而且当晚就要。高老听说是公家办事派用场的,当场就开写。四明村住所的狭小空间里,渐渐挂满了晾衣服用的八脚架,上面夹着一幅幅待晾干的字。陈标汗颜了:某大家 10 万元一个字,另一大家 30 万一平方尺,高式熊呢?有



人打听他的作品价格,他会装出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说:“依问的是出厂价,还是市场价?”

茂名北路上的上海毛泽东旧居要表彰志愿者,又苦于经费匮乏,找到高老帮忙。“我玩钞票,我写!”高老二话不说,暂停了家里排队按润格求字的一大堆活,先写没钱的。写起来呢,也不知道偷偷懒每幅写一两个字交差,埋头写了二十几幅,有几幅还是十几个大字的,非常吃工夫。

2003 年夏,高式熊应毛泽东旧居之邀,以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五种书体书写 67 首毛泽东诗词。大热天,躲在静安区文化局,从早写到夜,几十件四尺整张的作品,一气写了半个月。12 月,“高式熊书毛泽东诗词书法展”在宁波天一阁书画馆锦堂开展。次年 1 月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高式熊五体书毛泽东诗词六十七首》。

2010 年 4 月,亲友们原本要在张园为高老做 90 大寿,不料玉树地震了,他临时决定不做生日,21 日那天正逢全国哀悼日,又无法举行筹集善款的作品义拍会,他索性拉着高夫人一起直奔上海市红十字会,捐了 3 万元现金。

要过年了,他拿出 1 万元,请街道里的孤老、残疾人一起吃个年夜饭。从此每年这顿年夜饭,都由他请客,后来涨到了 3 万元。

从“蓝天下的至爱·点亮心愿”慈善义拍到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,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到支援青海地震灾区书法义卖……哪里有益公益活动,哪里就有高式熊的身影。操办那些活动的各路朋友有个同感:像高老这样德高望重而热心的名人,很少见!

静安区五个街道,其中三个与高老有关系。辖区内住着这么一位大名人,各方争相请他,也是人之常情吧。再琐碎的要求,高老都有求必应,全不顾经常因此把自己累着了。个别居心不良的人,看他好说话,竟好意思把他当“摇钱树”了,比如拿着 1 万元的润笔来请他写字,私自揩掉 5000 元;比如多年来打着公家的名义来求字,拿回去私自牟利,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其实,高老心里比谁都明白,只是浪费不起时间,不屑跟人一般计较而已。

20.前辈学人姚学塿

《小游仙》其十:“仙家鸡犬近来肥,不向淮王旧宅飞;却踞金床作人语,背人高坐著天衣。”这里用西汉淮南王成仙,其家鸡犬亦服药飞升的典故。那些达到目的进入军机处的官员们,不再用正眼瞧那些过去的同僚或友人了,正所谓“子系中山狼,得志便猖狂”。他们本来是“鸡犬”类的动物,没有什么真才实学,但占据了要位,便开始人模狗样地发号施令了。《小游仙》诗共十五首,全是以“仙界”故事做外壳,实为讽喻军机处的种种黑暗和丑态。这样的诗,按常理推断,应该是写于龚自珍考军机章京落败之后。

在道光二年(1822),也即龚自珍考军机章京的第二年,龚自珍三十一岁,又参加了第三次会试。在参加会试前,有一件与龚自珍参加科举考试有关的事情不应漏记。在道光元年(1821)冬,龚自珍曾约友人陈奂一起拜访前辈学人姚学塿。这个姚学塿可谓是非常之人。在乌烟瘴气的清政府衙门中,也有难能可贵的清流在石隙夹缝中涓涓流淌。姚氏即可称是清流之人。姚先生祖籍浙江归安(今吴兴县),长龚自珍二十六岁,是嘉庆元年(1796)进士,官内阁中书。当时巨贪和珅也还处在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。凡想在官场飞黄腾达者,皆如蝇逐臭般奔走于和珅的门下。和珅私库里的那些珍珠宝物,有多少是这些人的贿赂赃物,真是难以计数。姚先生,既为内阁中书,与和珅循例要执弟子礼。而其实,这也是要升官之人贴近高官的机会,是有人想巴结而求之不得的。但姚先生耻于干这种蝇营狗苟的勾当,拒绝与油流同污,索性就辞官还乡,远离庙堂。待到乾隆驾崩,嘉庆掌管实权了,即动手收拾和珅,凡属和珅集团之官员革职的革职,流放的流放,坐牢的坐牢,而远离和珅的姚先生得以被召回再入京供职,先任兵部主事,后迁任方司郎中,属正五品官职。

这个姚学塿让人既感到奇特又深为感佩的是,在京任官四十年,居然不携带眷属,没有自己的府第,一个人住在水月庵,即寺庙内。陆以湜《冷庐杂识》中记载:“归安姚镜

堂兵备学塿,学问贍博,品尤高卓。官京师数十年,寓破庙中,不携眷属。趋公之暇,以文酒自娱,朝贵罕识其面。曾典贵州乡试,门下士馈贖金者,力却之。惟赠酒则受,因是贫特甚。出不乘车,随一僮持衣囊而已。所服皮衣冠,毛堕半,见其帽,每行于道中,群儿争指笑之,兵部夷然自若也。”这简括的文字,犹如《史记》中的人物传记,已然活脱脱地勾画出了姚

剑魂箫韵——龚自珍传

陈敦耕



郎中的个性形象,让人心生感佩。先生在和珅辈臭气熏天时,远离茅厕,智慧过人,品格硬挺,一佩也;先生对门生孝敬的礼物,涉及金银,一概力拒,只收喜欢喝的小酒,一辈子保持清贫廉洁,二佩也;先生不追求物质富有,只沉醉在饮酒读书吟诗作文中,是真名士,真学人,三佩也。龚自珍曾于道光元年(1821),束约陈奂一起去水月庵拜访姚先生。在道光三年(1823),龚自珍又约一位王姓友人同访姚学塿,归来又写诗谈感受,对姚先生的钦佩之情充溢在诗句行间。

此前龚自珍有一次对姚先生的重要拜访。龚自珍抄了两千篇功令文,前往水月庵向先生求救。“功令文”是何文体?就是为应付科举考试,按照八股文的规矩写出来的练习文字。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·年华心力九分殚》中自注:“抱功令文二千篇,见归安姚先生学塿,先生初奖借之,忽正色曰:‘我文着墨不着笔,汝文笔墨兼用。’乃自烧功令文。”让我想象一下,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人,抱着一大堆习作来请老先生指点。姚先生边喝着小酒,边翻阅着龚自珍的那些为应试而写的文章。初览,觉得这年轻人学识广博,议论纵横,还不错嘛!于是,点点头,称赞几句。仔细琢磨,倏忽发现这些功令文,其实都是些无病呻吟的垃圾文字,胡乱褒奖,岂不是把年轻人拉到歧途上去,于是用委婉,其实是很严厉的语气,否定了这些文字。如龚自珍从此远离时政,那龚自珍还是龚自珍吗?龚自珍扫兴归来后,将那些功令文统统付之一炬。看着自己的笔墨在火中一卷一卷化为灰烬,四处飘飞,火苗舔得先生的面颊发烫,先生该是一种什么心境呢?我想,他对八股应试选录人才的制度肯定是痛彻心骨了。